



契诃夫传

〔苏〕格·别尔德尼科夫著

俄 苏 文 学 家 传 记 丛 书

契诃夫传

[苏]格·别尔德尼科夫 著
陈玉增 邢淑华 傅韵秋 译
高 文 风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哈尔滨

ГЕОРГИЙ БЕРДНИКОВ
ЧЕХ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74

责任编辑：张晔明 孙厚惠

封面设计：蒋 明

题 图：张乙迪

契 诃 夫 传

〔苏〕格·别尔德尼科夫 著

陈玉增 邢淑华 傅韵秋 译

高 文 风 校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14 10/16·插页5

字数 34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3,024

ISBN 7-207-00474-5/I·76

定价：5.20元



安·契诃夫



契诃夫全家合影，
1890年



契诃夫在雅尔塔自己的书房里，1899年



上图：

契诃夫在莫斯科艺术
剧院演员中间，1899年

右图：

契诃夫与自己的爱犬，
雅尔塔，1901年





契诃夫与托尔斯泰，
雅尔塔，1901年



契诃夫与高尔基，
雅尔塔，1901年



契诃夫与妻子克尼佩尔-契诃娃，1901年



塔甘罗格市契诃夫
纪念碑，1960年立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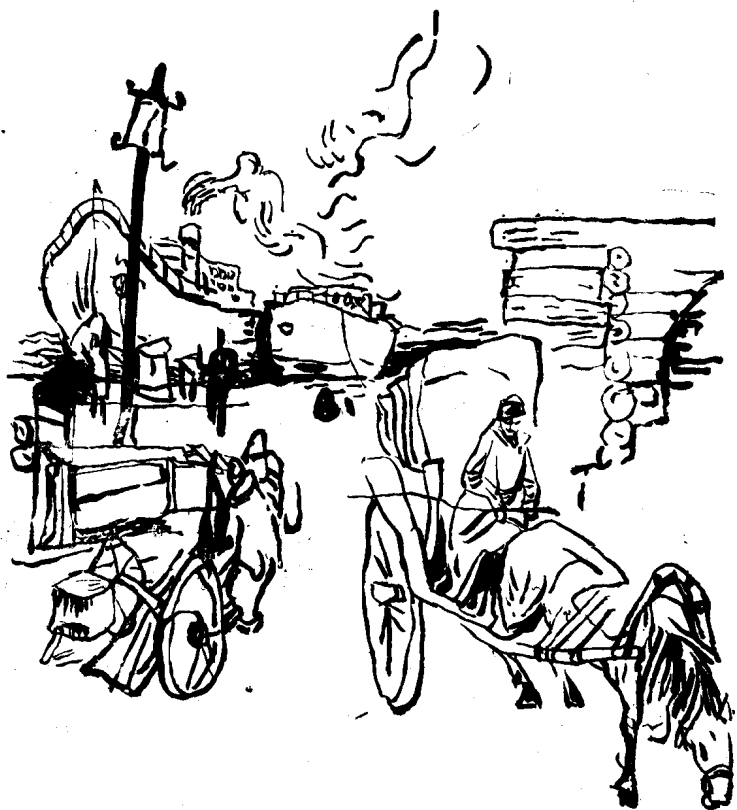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塔甘罗格的圣水盘.....	2
第 二 章	早熟.....	26
第 三 章	大学生 医生 博物学家.....	45
第 四 章	杂志撰稿人与报界混子.....	60
第 五 章	五颜六色的故事.....	77
第 六 章	主观是可怕的东西.....	98
第 七 章	故乡和人民	118
第 八 章	在十字路口上	141
第 九 章	托尔斯泰的轨道	164
第 十 章	寻求共同理想	186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戴镣铐的海岛	211
第 二 章	“至少需要一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234
第 三 章	莉卡·米济诺娃	252
第 四 章	思考现有的和必须重视的问题	276
第 五 章	“首先需要有希望、热情。无病呻吟是 令人厌烦的。”	291
第 六 章	关于人生中的爱情	315

第七章 梅利霍沃的总结	338
第八章 远离莫斯科	360
第九章 晚来的、得之不易的幸福	387
第十章 “你好啊，新生活！”	422
契诃夫生平和创作年表	456
简明书目	461
译后记	465



契诃夫传

第一部

第 一 章

塔甘罗格的圣水盘

蒲宁^①在他回忆契诃夫时曾经描述过一个颇具特色的场面。有一次蒲宁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他的书房里闲坐，偶然谈到了教父的事。

“您是由西皮亚金将军施的洗礼，”安东·巴甫洛维奇说道。“可我是由一位等外商人^②斯皮里东·季托夫施的洗礼。听说过这称号吗？”

“没有。”

于是，安东·巴甫洛维奇把自己的洗礼证书递给蒲宁看。蒲宁对这个证件很感兴趣，请求允许他抄录一份。

在那个时代，契诃夫已经处于荣誉的顶峰。他很赏识这个初步文坛的年轻作家伊凡·蒲宁。此外，把他们连接起来的也许还

① 伊·蒲宁（1870—1953），俄国作家。

② 旧俄时代商人按其财产状况和纳税额，最初分为二等，后为三等。等外商人实际上只是一些小店主。

有友谊，不过……他们终究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

伟大作家的父亲巴维尔·伊戈罗维奇是一个三等商人，过了些时候才进入二等。自然可以推论，这种在商界等级上的升格本该证明商贾之家的发迹。至少二等商人都拥有雄厚的资本。而巴维尔·伊戈罗维奇却是这条惯例中的一个十分奇特的例外。虽然他的店面上冠冕堂皇地挂着经销各种舶来品的招牌，而实际只不过是一个小本经营的食品杂货铺罢了。

招牌上写着本店经销茶叶、咖啡、肥皂、香肠以及其他外国货。真是应有尽有，一应俱全！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契诃夫^①在回忆父亲的经商情况时写道：“就连首都的零售菜店也比不上巴维尔·伊戈罗维奇的杂货铺……在这里可以买到四俄两或者二俄两茶叶，一罐生发油，廉价的铅笔刀，一瓶蓖麻油，背心上的带卡，灯芯和某些草药或象大黄那样可以入药的植物根。在这里既可小酌一杯伏特加，也可痛饮桑托林果酒直到酩酊大醉……”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在历数了其他许多商品之后又写道：“总之，这是杂七杂八、无法分门别类的商品大杂烩。而整个这一堆大杂烩，这一个乱摊子都挤在一个普通杂货店的极其有限的空间里。货架靠墙而立，地板脏得出奇，柜台铺着破漆布，临街的小窗象监狱一样装着铁栅栏。”

不过，象巴维尔·伊戈罗维奇这样的铺子在当时当地比比皆是。这种店铺在塔甘罗格为数不少。比较出奇的倒是杂货店的老板。

巴维尔·伊戈罗维奇十六岁以前是地主切尔特科夫的农奴，这个地主的领地分布在沃罗涅日州的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巴维尔·伊戈罗维奇之所以能够摆脱农奴的地位，是因为其父伊戈

① 契诃夫的长兄。

尔·米哈伊洛维奇具有惊人的不屈不挠的毅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这是一个超群出众、精明强干的人。正是这种精明强干使伊戈尔积攒了三千五百卢布，在1841年把全家从农奴地位中赎买出来，同时给孩子们找了出路。安排米哈伊尔·伊戈罗维奇去学图书装订手艺，送米特罗凡·伊戈罗维奇和巴维尔·伊戈罗维奇去学做生意。伊戈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在罗斯托夫登记为小市民，给普拉托夫伯爵家当差。伯爵的产业分布在南方。

巴维尔·伊戈罗维奇给塔甘罗格商人科贝林干了十三年活，这期间他非常勤勉、耐心和节俭。1854年，他与叶甫盖尼娅·雅科夫列芙娜·莫罗佐娃结婚。在他积累了不大一笔资金——将近三千卢布之后，便于1857年在其东家的扶持下自己开了一家店铺。这时，他那个1855年出生的儿子亚历山大已经长大。1858年，尼古拉出生。1860年1月17日，安东诞生。接着，几个小的相继而来：伊凡生于1861年，玛丽娅生于1863年，米哈伊尔生于1865年。还有一个女儿叶甫盖尼娅生于1869年，不过只活了两岁。

昔日的农奴怎么竟能跻身于商贾阶层呢？说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偶然性。老子一安排，就打发儿子去学买卖。不过，也有另外一些重要原因。

契诃夫家族的母系分支——莫罗佐夫家也有同样的命运，不久前也是农奴。这个家族的有功之臣是叶甫盖尼娅·雅科夫列芙娜的祖父——格拉西姆·尼基季奇·莫罗佐夫。他同样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劳动和拼死拼活的坚定毅力为代价赎买了全家的自由。这件事的发生只不过比契诃夫家早二十五年，即在1817年。但是莫罗佐夫家对农奴的苦难同样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自主是被奴役人民世代代的幻想，可是对契诃夫和莫罗佐

夫两家来说这早已不是什么幻想，而是实际争取的目标了。这如同一盏指路明灯指引着格拉西姆·尼基季奇和伊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终于似乎达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的确，目标似乎达到了，然而……如今你感到自己再不会象一件家什那样被人买卖，但是不论这种感受使你多么愉快，展现在昔日农奴面前的实际生活与他们幻想的自由相距仍然非常遥远。别说给掌柜的当“小伙计”、徒弟，就连管家也不能妄想“自主”二字啊。生活提醒人们，要获得期待的自由，仅仅从地主处赎身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出人头地”才成。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新的目标呢？当然，一家老小谁也不怀疑为此需要金钱。金钱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难道不是金钱使莫罗佐夫家比废除农奴制提前半个世纪，契诃夫家则比其提前二十年获得解放吗？于是，在巴维尔·伊戈罗维奇和他的弟兄们争取自主的斗争中，新阶段的任务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死活也要积累资本。

昔日农奴走上了一条苦难重重的道路，意外事件层出不穷，充满着戏剧性的冲突。

巴维尔·伊戈罗维奇之所以时乖运蹇，还因为在他走上这荆棘丛生的道路时首先想到的是独立而不是经商。显然，正应该从这里探求二等商人契诃夫行为怪诞的缘由。

就我们所知，有关契诃夫家庭气氛的种种传闻往往自相矛盾。据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说，专横、暴虐和残酷笼罩着这个家庭。因此，长兄把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童年和少年描述得很枯燥单调。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断言：“他在孩提时代是不幸的。”同时，他又解释说：“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对已过世的作家毫无乐趣可言；他既不能奔跑，也不能蹦跳，更不能淘气。”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伊凡·巴甫洛维奇和玛丽娅·巴甫

洛芙娜却坚决驳斥这种说法。其中尤以伊凡·巴甫洛维奇对长兄的回忆录抨击得最为尖锐。看了他的文章《杂货铺老板契诃夫》之后，他说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与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意见不同，认为契诃夫家是个“普通的宗法制家庭，半个世纪之前这类家庭在外省极为普遍，只不过这个家庭重视教育，已认识到精神文明的意义”。实际上，所有的孩子都上了中学，而且受到了家庭教育。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写道：“家里来了一位叫绍奈太太的法国女人教我们外语。父亲和母亲对外语非常重视，所以我刚懂事的时候，我的两个哥哥科利亚和萨沙就已经能够流利地说法语了。后来又来了一位音乐教师，他是国家银行地方分行的职员。于是，生活同当时中产家庭应有的样子并无二致，实际上我们家庭的生活也正是这样。”

据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回忆，家里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人都起得很早。孩子们上学，放学，作功课；只要有空闲时间，每个人都做起能够施展自己才能的事来：哥哥亚历山大制作电池，尼古拉绘画，伊凡装订书籍，而未来的作家则写文章……晚上，待父亲从店里回来，便开始合唱，因为父亲喜欢照着乐谱唱歌，所以把孩子们也教会了。此外，他还和尼古拉一起表演小提琴二重奏，钢琴伴奏是小妹妹玛莎。母亲总是忙忙碌碌，这时候不是操持家务，就是用缝纫机给孩子们做衣服”。

孩子们常常要到铺子里替换父亲。但是这并没剥夺他们该时的乐趣和爱好。“尽管家规较严，甚至不无当时常见的体罚，但我们这些孩子在完成自己的职责之后，还是享有相当充分自由的。首先，我记得我们可以不经请求自由外出。只是不能误了吃饭的时间，总的说来，必须恪守家庭生活的各个环节。至于那些各自分工的份内职责，我们总是兢兢业业去履行。”

其他人的回忆也不能证实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说法。从这些资料来看，契诃夫弟兄完全不象那种整日心惊胆战、可怜巴巴的孩子。他们充分地利用一切机会享受了南方大自然和大海为他们的童年提供的乐趣。他们在海滨港口一带洗澡，捞鳃虎鱼。小渔夫们喜欢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刚烤熟的小鱼。他们常常从家里拿些必不可少的东西，在海滨举行野宴。

大海、码头、港口以及离塔甘罗格三公里的那个叫卡兰京的海滨公园，都是孩子们流连忘返的好地方。船只来来往往，码头熙熙攘攘，形形色色的人物和货物，有人在洗澡，有人在垂钓。孩子们还喜欢在海岸的斜坡上散步，翻动和观察潮水冲上的各种海物。他们也寻找鲍尔比尔卡——一种被海水浸透和冲刷得很光滑的树皮，渔夫们通常用来制做浮标。孩子们象富有经验的渔夫，也精于制作浮标，不过他们的浮标不是装在鱼网上，而是装在钓竿上。而且，他们总是做得更有意思，更精巧。他们用鲍尔比尔卡还能雕刻出许许多多小玩意儿。只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

在家里也有许多乐趣可寻。安东饲养鸽子，醉心于捕捉歌声婉转的鸟儿。他还捕捉一种叫塔兰图拉的毒蜘蛛。

通向大海的一边是一望无际的南方大草原。安东兄弟在童年时代就踏遍了这辽阔的地方。许多年之后，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地描述过他们在1873年前去克里尼奇卡和克尼亚热亚，到伊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爷爷家做客时的情景。在这里，我们又可看到这是一群身体结实、活蹦乱跳、调皮捣蛋、吵吵闹闹的孩子。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这前一年已去过爷爷家。后来，他也曾屡屡漫游这辽阔的草原，造访朋友和熟人的庄园。一次，安东由于旅途中在冰冷的小河里野浴得了一场重病。他病得死去活来，